

第一章 哲学的自我理解

“哲学究竟是什么？”这是哲学的最引人入胜而又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也是古往今来的哲学家最感兴趣而最为头痛的问题。

试想一下：举凡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哪个领域不存在哲学问题？遍查整个哲学发展史，哪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家不对哲学作出自己的解释？哲学不是宗教，为什么它也给予人以信仰？哲学不是艺术，为什么它也赋予人以美感？哲学不是科学，为什么它也启迪人以真理？哲学不是道德，为什么它也劝导人向善？难道哲学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吗？对此，著名的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曾经十分感慨地说：“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于它的本质，对于它应该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①那么，我们就从哲学的自我理解入手，开始我们的艰苦而又愉快的哲学思想的遨游。

第一节 进入哲学思考

一、“爱智”的哲学

在汉语，“哲”共是聪明、智慧的意思。正因如此，人们常常把“哲理”视为智慧的结晶，把“哲人”视为智慧的人格化，而把“哲学”视为智慧的总汇或关于智慧的学问。

的确，哲学贵在高明。凡事望得远一程，看得深一层，想得透一成，这既是人类智慧精华之所在，也是哲学之理或哲人之智的表现。然而，哲学就是智慧吗？或者说，哲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智慧？

智慧与爱智。人们常说，人为万物之灵。这里所说的“灵”，指的就是智慧，即人是有智慧的存在。正因为人类具有抽象概括、判断辨析、分析综合、归纳演绎、联想想象、直觉顿悟乃至灵感爆发和发明创造的智慧，才能够形成和交流思想、体验和沟通感情、磨练和实现意志、认识和改造世界，才能够创建出人类智慧的奇迹——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

有这样一句大家熟知的广告词：“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确实，如果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

没有人类智慧，怎么会有人的世界？就此而言，人类所创造的神话、常识、艺术、伦理、科学和哲学，以及由此构成的人的神话的世界、常识的世界、艺术的世界、伦理的世界、科学的世界和哲学的世界，无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及其相互融合所构成的人类文明史，也可以说是人类智慧的发展史。

由此可见，哲学是智慧，但智慧并不就是哲学。仅仅把哲学视为智慧的代名词，显而易见是不恰当的。但是，对于理解哲学来说，根本的问题在于，哲学并不仅仅是一种智慧，而且是对待全部智慧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对智慧本身的真挚、强烈、忘我之爱，即“爱智之忱”。简言之，哲学智慧就是“爱智”。

“爱智”当然也是智慧的表现，但却不是通常意义的智慧。“爱智”是对智慧的追求和追问，是把智慧作为反思的对象。就此而言，“爱智”的哲学是使“智慧”成为哲学探究的“问题”：人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人都有哪些智慧？人的智慧有多大？人的智慧为何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类的知、情、意在智慧中如何统一？人类智慧能否达到对世界的终极性解释？世界是否就是人类智慧所理解的世界？人类智慧是“宇宙的立法者”吗？人类智慧是“万物的尺度”吗？智慧到底是怎样的存在？有智慧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的存在？有智慧的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有智慧的人类历史为什么会充满冲突？有智慧的人类为什么难于认识自己和改造自己？人类的智慧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未来？有智慧的人类同世界到底是何关系？由于爱智的哲学对智慧的追问和反思，便形成了“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直觉与逻辑”、“理性与非理性”、“共性与个性”、“语言与实在”、“自由与必然”、“现实与理想”、“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等等数不胜数的哲学问题。

爱智的“大智慧”热爱智慧的哲学，既不是智慧的别名，也不是智慧的总汇，而是把智慧作为探究的对象。由热爱智慧和探究智慧而构成的哲学智慧，就不是回答和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小智慧”和“小聪明”，而是关于人类生存发展和安身立命的“大智慧”和“大聪明”。

这种“大智慧”和“大聪明”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看法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按照西方传统哲学的看法就是“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一切知识的基础”、“发现生命的意义”和“使人崇高起来”；按照现代西方哲学的看法就是解决“精神的焦虑”、“信仰的缺失”、“形而上的迷失”、“人生的危机”、“意义的失落”和“人与自我的疏离”等等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法，最根本的就是解决“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用通常的说法，就是哲学所研究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等问题。

哲学的这种“大智慧”和“大聪明”借用我国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的话说：“是

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①。要成为“某种人”即具有特定身份和从事特定职业的人，就要学习某种专业知识，掌握某种专业技能，扮演某种特殊角色。要把这“某种人”当好，就需要某种作为经验、常识、技能和知识的“智慧”或“聪明”。但这并不是哲学情有独钟、所爱所思的‘大智慧’和‘大聪明’。哲学智慧是超越了‘某种人’的关于‘人’的智慧、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智慧。这种智慧是理解和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文化、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我的智慧，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使人崇高起来”和实现“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的智慧。

哲学的这种‘大智慧’和‘大聪明’不是既定的知识，不是现成的结论，不是实例的解说，不是枯燥的条文，而是追究生活信念的前提，探寻经验常识的根据，反思历史进步的尺度，寻问评价真善美的标准。哲学智慧反对人们对流行的生活态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等采取现成接受的态度，反对人们躺在无人质疑、因循守旧的温床上睡大觉。

哲学智慧是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它启迪、激发和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永远敞开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空间，促进社会的观念更新、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工艺改进和艺术创新，从而实现人类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

爱智的激情——热爱和反思智慧的哲学，来源于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这是一种探索宇宙的奥秘和洞察人生的意义的渴望，促进历史的发展和提升人类的境界的渴望；这是一种超越现实和向前提挑战的渴望，悬设新的理想和创建新的生活世界的渴望；这是一种为人类提供“安身立命之本”或“最高支撑点”的渴望。正是这种高举远慕的“抑制不住的渴望”，燃烧起古往今来的伟大哲人的“爱智”的激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一切真正伟大哲人的真实写照。

哲学的“爱智”的激情，首先是一种驰骋人类智慧、探索宇宙奥秘的渴望。人类面对千差万别、千变万化、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茫茫宇宙，又面对着有生有死、有爱有恨、有聚有散、有得有失的有限人生，怎么能不引发出对宇宙、人生的无限的追问和苦苦的求索呢？“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为探索宇宙的奥秘而“寻取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并进而为阐释人生的意义而寻求“最高的支撑点”由此便形成了追本溯源、寻根究底的‘爱智’的哲学。

哲学的“爱智”的激情，又是一种求索历史的谜底和推进社会的发的渴望——人类的历史进程，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矛盾，理想的冲突与搏斗，社会的动荡与变

革,历史的迂回与前进,绘制出人类自己创造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扑朔迷离、色彩斑斓的画卷政治理想问题、社会制度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价值观念问题,更为切近地激发着哲学的“爱智”的激情和求索历史奥秘的“抑制不住的渴望”。在当代,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则构成哲学反思的当务之急。“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与大自然交朋友”之声不绝于耳。然而,生态危机的根源却在于人的利益与心态。倘若以局部利益牺牲整体利益,以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以一己私利牺牲人类利益,则生态问题只能日趋严重。在人类准备“跨世纪”的今天,环顾当下的世界,思考人类的未来,积极地协调个人之间、群体之间、阶层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利益”与“心态”不正是人类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当务之急和长远之计吗?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是表现为某种片面性。这就需要对社会的总体行为和历史的总体进程进行全面的反应、深层的反省、规范性的矫正和理想性的引导。哲学就是社会不断反观自身的观念与行为的“自我意识”。哲学的“爱智”的激情,就是对人类困境的焦虑和推进社会发展的渴望。

哲学的“爱智”的激情,也是一种求索人生意义和追求理想生活的渴望。李大钊说:“哲学者,笼统的说,就是论理想的东西。”^①他还具体解释说:“人们每被许多琐屑细小的事压住了,不能达观,这于人生给了很多苦痛。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个注意于远大的观念,从琐屑的事件解放出来,这于人生修养上有益。”^②社会人生纷繁复杂,利害、是非、祸福、毁誉、荣辱、进退,扑朔迷离、纷至沓来。人们总是感到“得不到想要的,又推不掉不想要的”,总是感到一种“天上的太阳和水中的月亮谁亮”、“山上的大树和山下的小树谁大”的迷惘。因此,人们总是需要一种高举远慕的心态,慎思明辨的理性,体会真切的情感,执着专注的意志和洒脱通达的境界,方能“潇洒走一回”。哲学的“爱智”的激情,就是求索人生的意义和阐发人生价值的渴望,就是追求理想生活和阐发生活理想的渴望。

哲学熔铸着哲学家对人类生活的挚爱,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人类境遇的焦虑,对人类未来的期待。哲学不是超然于人类社会生活之外的玄思和遐想,不是僵死的教条和冷冰冰的逻辑。哲学既是爱智的激情,又是“爱智之忧”的结晶。

二、对“自明性”的分析

人们常常用“抽象”、“高深”甚至是“玄虚”、“神秘”来形容“爱智”的哲学。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哲学所爱所求的智慧,是每个健全的普通人都具有的能力;哲学所问所思的问题,是每个健全的普通人都经常面对的问题。“爱智”的哲学只不过是把人们习以为常、不予追究的问题作为“问题”去追究,把人们视为不言而

① 《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345 页

② 《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644 页。

喻、不证自明的问题作为“问题”进行反思。就此而言，对“自明性”的分析，这既是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哲学智慧的座右铭。

熟知与真知对“自明性”的分析，根源于“熟知而非真知”，因而也就是从“熟知”中去寻求“真知”。

例如，人们经常以一种毋庸置疑的态度说“规律是看不见的，又是可以被认识的”。对此，爱智的哲学就要追问：“看不见”的规律何以能够“被认识”？我们认识到的“规律”是客观世界自身所具有的还是我们的思维逻辑的产物？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如何被检验是否正确？这种规律性的认识是否是发展的以及是怎样发展的？这种追问所提出的就是哲学始终关注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再如，人们常常以一种不容争辩的口吻说“艺术是一种创造”。然而，爱智的哲学却要追问：何为“创造”？“艺术”创造“了什么”？画家创造不出油彩和画布，音乐家创造不出震颤的乐音结构，诗人创造不出词语，舞蹈家创造不出身体和身体的动态^①。为什么把艺术称为“创造”呢？我们用什么来评价艺术“创造”的水平呢？我们又是怎样接受艺术的创造呢？同样，当着人们说“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的时候，爱智的哲学又要追问：何谓“发现”和“发明”？科学所“发现”的“规律”不是“客观存在”的吗？“客观存在”的“规律”为什么不是人人都能“发现”？科学是怎样“发现”规律的？由此便提出现代哲学越来越关注和追问的“语言”、“符号”、“文化”与“意义”的问题。

又如，人们常常以“真善美”和“假恶丑”来评论人的思想与行为。对此，爱智的哲学就要追问：何谓“真善美”？何谓“假恶丑”？区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标准是什么？这种区分的标准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是永恒的还是历史的，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真”与“善”是何关系？“真”与“美”又是何关系？人们普遍承诺的真善美的原则是什么？人们追求真善美的根据是什么？哲学的追问把人们据以形成其结论的“前提”暴露出来，使这些“前提”成为批判性反思的对象，从而使人们意识到“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无价值的生活”。

再举一个最平常的例子。人们常说“狼是凶残的”，因为狼吃羊。然而，当我们“涮羊肉片”、“剥羊肉馅”、“吃羊肉串”的时候，为何不说“人是凶残的”？我们是以什么标准来断言狼的凶残与人的合理？在呼唤“生态平衡”、“保护动物”、“与大自然交朋友”的今天，究竟应当怎样理解“生态伦理”问题？人类能够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吗？非人类中心的“主义”是什么样的“主义”？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与利用和人类对自身的反省与控制到底是何关系？究竟如何看待和对待人类实践活动的“正效应”与“负效应”？这就是当代哲学特别关注和追问的“全球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熟知”并非就是“真知”，正是在“熟知”中隐含着“无知”。哲学的爱智，就是追问和反思种种人们“熟知”的问题，并在这种追问和反思中去寻求“真知”。正因如此，哲学是一种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变革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从而变革人的存在方式以及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

名称与概念“熟知”是对世界的“名称”式的把握；“真知”则是对世界的“概念”式的把握。把“熟知”误为“真知”，从根本上说，是把“名称”误作“概念”。哲学对“自明性”的分析最重要的就是对“熟知”的“概念”反思。

例如，我们面前有一张桌子，任何一个正常的普通人都会说“这是一张桌子”。而爱智的哲学却要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提出问题：究竟什么叫“桌子”？如果我没有“桌子”的概念，我怎么会把“这个东西”称作“桌子”？离开我对“这个东西”的“感知”，我能否知道“桌子”的存在？我怎样判断这个“桌子”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我为什么会爱护这张“桌子”而不是毁坏它？我们为什么会把不是“这个东西”的“桌子”也称作“桌子”？我们为什么能够“创造”出比我们已有的“桌子”更“高级”的“桌子”？如此等等。

有人说，科学的特点是把复杂的东西变简单，而哲学则是把简单的东西变复杂。的确，我们在这里所提出的种种关于“桌子”的问题，在非哲学的思考中会被认为是荒唐、无聊和可笑的。然而，在对“桌子”的这种追问中，却的确蕴含着无限丰富的哲学问题。让我们简略地分析这些问题：

其一，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我们”在认识“桌子”，而“桌子”在被“我们”认识，因此，我们是认识的“主体”，而桌子是认识的“客体”。那么，为什么“我们”与“桌子”之间会构成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究竟什么是认识的“主体”？什么是认识的“客体”？哲学是如何看待和回答“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

其二，感性和理性的关系问题。我们用眼睛所看到的“桌子”，只能是桌子的“现象”，我们用思想把握到的“桌子”却是桌子的“本质”。我们用“感性”看到的永远是客体的“现象”，而不是客体的“本质”；我们用“理性”把握到的又永远是客体的“本质”，而不是客体的“现象”。我们的“感性”和“理性”永远处于矛盾之中，被认识的客体的“现象”和“本质”也永远处于矛盾之中。那么，人的“感性”与“理性”究竟是何关系？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到底是何关系？人的“感性”和“理性”同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又是什么关系？

其三，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如果这里没有桌子，那么谁也不能说“这里有一张桌子”；反之，如果这里有一张桌子，那么谁也不能说“这里没有桌子”。然而，即使这里真的有一张桌子，而一个根本不知“桌子”为何物的人，又能否把面前的这个“东西”看作是“桌子”？即使别人告诉他“这是桌子”，他又能否懂得“桌

子”为何物 由此我们就会追问：“桌子”的存在与关于“桌子”的观念究竟是何关系？人为什么能够把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东西”既区别开来又统一起来？

其四 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桌子”的形状有大有小、有高有矮、有方有圆；“桌子”的材料有木头的、有塑料的、有玻璃的、有金属的；“桌子”的颜色有红的、有黄的、有白的、有黑的；“桌子”的用途有书桌、有餐桌……那么 我们为什么能够把所有“这样的东西”都称之为“桌子”是“个别”包含着“一般”还是“一般”包含着“个别”？“一般”与“个别”的区分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

其五 真善美的关系问题。我们把面前的“这个东西”称作“桌子”这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判断，而是一个融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为一体的综合判断。因此当我们说“这是一张桌子”的时候，在我们的观念中既包括断定“这个东西”是不是“桌子”的真与假的事实判断 又包括“这个东西”是否有用以及有何用途的价值判断，还包括“这个东西”是使我愉悦还是使我讨厌的审美判断。那么，真善美三者之间究竟是何关系？我们判断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根据和标准又是什么？

其六 现实与理想的关系问题。我们把面前的“这个东西”称作“桌子”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定只有“这样”的东西才是“桌子”恰恰相反 它会引发我们对“桌子”的样式、属性和功能的无限的联想和想象 从而去创造更“好用”、更“漂亮”、更“新颖”、更“高级”的“桌子”。这就是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 蕴含着更为丰富和更为深刻的哲学问题：人的目的性要求与客观规律是何关系？人的现实性存在与理想性期待是何关系？人对现实的反映与对世界的改造是何关系？人所创造的世界与自在的世界是何关系？

其七，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这是由“桌子”所引发的最深层的哲学问题。人来源于自在的自然世界，人又创造了属于人的生活的世界，并且永远在创造人所理想的世界。人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又在改造和发展人本身。那么，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人如何认识和改造世界？人怎样改造和发展自身？人是以“白板”式的头脑去反映“桌子”吗？人仅仅以自己的肉体器官去制造“桌子”吗 究竟什么是人的“认识”和“实践”？人的经验、常识和理论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起什么作用？人的思维、情感和意志在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起什么作用？人类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在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又起什么作用？人的认识和实践是如何“发展”的？人类的未来是怎样的？人们应当形成怎样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人生观？

如此想来 我们就不会认为“桌子”问题是荒唐、无聊和可笑的 而是亲切地体会到“熟知而非真知”的道理 体会到“名称不是概念”的道理 体会到对“熟知”的“名称”进行“概念”式追问的意义与魅力。

进一步说 如果我们把对“桌子”的追问拓展为对“科学”、“艺术”、“伦理”和

“宗教”的追问 拓展为对“历史”、“文化”、“语言”和“逻辑”的追问 拓展为对“真理”、“价值”、“认识”和“实践”的追问 我们就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反思的哲学智慧的意义与魅力。而要真正地进行这种哲学的追问和反思，则需要培养和锻炼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特别是善于从哲学层面上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有知与无知 从哲学层面提出问题，首先需要的是“熟知而非真知”的自觉。我国当代哲学家张岱年说：“哲学家因爱智，故决不以有知自炫，而常以无知自警。哲学家不必是世界上知识最丰富之人，而是深切地追求真知之人。哲学家常自疑其知，虚怀而不自满，总不以所得为必是。凡自命为智者，多为诡辩师。”^① 对于“爱智”的哲学 此言可谓一语中的。

古往今来的哲人，都具有比较渊博的知识，许多哲人甚至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然而，真正哲人的首要特征，却在于他们“决不以有知自炫，而常以无知自警”。这是因为“爱智”是批判的智慧、反思的智慧，是追本溯源、究根问底的智慧。在“爱智”的追求与追问中，一切既定的知识和现成的结论都是批判与反思的对象，因而一切的“有知”在批判性的反思中都成了“无知”。歌德说：“人们只是在知识很少的时候才有准确的知识，怀疑会随着知识一道增长。”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人们的学习和生活的过程就是从“有知”发现“无知”从“熟知”求索“真知”的过程。

“常自疑其知”这是哲学家视“有知”为“无知”对“有知”进行批判性反思的重要前提。“爱智”的哲学，内涵着以否定性的思维去对待人类的现实，提示现实所蕴含的多种可能性；内涵着以否定性的思维去反思各种知识和理论的前提，揭示知识和理论的前提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前提；特别是内涵着以否定性的思维去对待哲学家个人所占有的理论，从而实现理论的变革与创新。

哲学是批判与反思的智慧，而决不是可以到处套用的刻板公式和现成结论。“凡自命为智者 多为诡辩师”。恩格斯曾经嘲讽过的所谓“官方黑格尔学派”就是这种“诡辩师”的生动写照。恩格斯说：“自从黑格尔逝世之后，把一门科学在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中来说明的尝试，几乎未曾有过。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辩证法中只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在他们看来，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这些黑格尔主义者懂一点‘无’却能写‘一切’。”^② 如此这般地应用“哲学智慧”，怎么能不是“讲套话”、“说空话”呢？怎么能不是“诡辩师”呢？又怎么能掌握和创建哲学的“大智慧”和“大聪明”呢？“无知”的“自警”是进入哲学思考的标志与

张岱年：《求真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10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19 页。

前提。

我国大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一段关于读书“三境界”的脍炙人口的议论。他提出“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为第一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为第二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为第三境界。这里的第一境界，是指登高望远，博览群书，获得丰富的知识，具有坚实的功底。这里的第二境界，是指刻苦钻研，阐幽发微，超越对知识的“名称”式的把握 达到对知识的“概念”式的理解。这里的第三境界 则是指茅塞顿开 豁然开朗 超越对“熟知”的因袭 达到对“真知”的洞见。研究任何一种学问，都需要依次地进入读书的三种境界。真正地进入哲学思考，更是需要“以无知自警”逐步地形成反思的、批判的、变革的哲学智慧。

三、品味黑格尔的比喻

关于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曾经作过许多生动形象而又耐人寻味的比喻。仔细地品味这些比喻，认真地思考这些比喻，不仅会使我们了解哲学的意蕴，而且会使我们自己体会到什么是哲学思考，获得哲学的“爱智之忱”和哲学的辩证智慧。我们在这里主要欣赏黑格尔关于“庙里的神”、“厮杀的战场”、“花蕾、花朵和果实”、“密涅瓦的猫头鹰”、“消化与生理学”、“同一格言”和“动物听音乐”等七个比喻。

其一“庙里的神”。

谁都知道“庙”之所以为庙 是因为庙里有被人供奉的“神” 如果庙里无“神” 那也就不成其为“庙”。正是借用“庙”与“神”的关系 黑格尔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 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 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 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①。

按照黑格尔的比喻“庙里的神”是使“庙”成其为庙的“灵光” 哲学则是使人类的“文化殿堂”和“精神家园”成其为文化殿堂和精神家园的“灵光”。这就是说，哲学，它就像普照大地的阳光一样，照亮了人类的生活；如果失去了哲学，人类的生活就会变得黯然失色。

在黑格尔看来，人类应当追求高尚的东西，应当过一种高尚的生活。而这种“高尚的东西”就是规范人类生活的“理性”。这样的“理性”并不是个人的理性 而是一种“普遍理性” 这种“普遍理性”需要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 这就是“哲学”。哲学是照亮人类生活的“普照光”，也就是人类的文化殿堂和精神家园之所以成其为“文化”和“精神”的“灵光”。正因如此 黑格尔把哲学比喻为“庙里的神”。

其二“厮杀的战场”。

阅读哲学史，人们不难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每个哲学家都自认为找到了“庙里的神”，即认为自己发现了哲学的真谛；而其他的哲学家则批判和反驳对哲学的这种理解，并各自宣布自己所理解的哲学才是惟一真正的哲学；所以哲学家们总是互相批判，哲学的历史就是哲学家们互相讨伐的历史，也就是哲学自我批判的历史。

对此，现代德国哲学家石里克曾作过颇为精彩的描述。他说：“所有的大哲学家都相信，随着他们自己的体系的建立，一个新的思想时代已经到来，至少，他们已发现了最终真理。如果没有这种信念，哲学家几乎不能成就任何事情。……他们全都坚信，他们有能力结束哲学的混乱，开辟某种全新的东西，它终将提高哲学思想的价值。”正是针对这种状况，石里克还颇有见地地指出：“哲学事业的特征是，它总是被迫在起点上重新开始。它从不认为任何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它觉得对任何哲学问题的每个解答都不是确定或足够确定的。它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头做起。”^①

正是基于哲学史上的多样的哲学和分歧的思想之间的“彼此互相反对、互相矛盾、互相推翻”的“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黑格尔把哲学史比喻为一个“厮杀的战场”。但是他认为“如果只是看到‘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全部哲学史这样就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骼”^②，哲学史就失去了“发展”的意义。在黑格尔看来，哲学的自我批判，本质上是由哲学的时代性所决定的。他说：“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如果它的理论确实超越时代，而建设一个如其所应然的世界，那么这种世界诚然是存在的，但只存在于他的私见中，私见是一种不结实的要素，在其中人们可以随意想象任何东西。”^③正因为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表达新时代的哲学必然要通过对表达旧时代的哲学的批判而获得哲学的统治地位，由此便构成了哲学史的“厮杀的战场”。

其三“花蕾、花朵和果实”。

究竟如何看待哲学思想之间的“厮杀”这种“厮杀”的结果是不是“埋葬”了所有的哲学？我们来看黑格尔的又一个比喻。

黑格尔说：“花朵开放的时候花蕾消逝，人们会说花蕾是被花朵否定掉了，同样地，当结果的时候，花朵又被解释为植物的一种虚假的存在形式，而果实是作为植物的真实形式出现而代替花朵的。这些形式不但彼此不同，并且互相排斥，

M·石里克：《哲学的未来》转引自《哲学译丛》1990年第6期。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1页。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页。

互不相容。但是，它们的流动性却使它们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环节，它们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互相抵触，而且彼此都同样是必要的；而正是这种同样的必要性才构成整体的生命。”

这是一个很美的比喻。花蕾孕育了花朵，花朵又孕育了果实；但花朵的怒放正是否定了花蕾，果实的结出也正是否定了花朵，由此看来，这个否定的过程，不正是以新的形式与内容肯定了先前的存在吗？如果这样来看哲学史，它就不再是一个“堆满着死人的骨骼”的战场，不再是一个徒然否定、一无所获的过程，而恰恰是一个“扬弃”的过程，结出果实的过程。这样理解的哲学史，才是哲学的发展史。

不仅如此。黑格尔关于“花蕾、花朵和果实”的比喻，还会启发我们用“否定之否定”的观点去看待每个哲学体系自身的发展。在黑格尔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每个概念都是作为“中介”而存在的，它否定了前面的概念，却又被后面的概念所否定。这就像花朵否定花蕾，花朵又被果实否定一样，使概念自身处于生生不已的流变之中，并不断地获得了愈来愈充实的内容。而这种概念自我否定的辩证运动，正是深刻地展现了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哲学发展的逻辑。

应当看到，在哲学的“花蕾、花朵和果实”的自我否定的运动中，矛盾着的双方往往是“高尚心灵的更迭”和“思想英雄的较量”。这种“更迭”与“较量”本身，就是对人类思维的撞击，对人类精神的升华。

其四，“密涅瓦的猫头鹰”。

许多人在谈论哲学的时候，都经常引用黑格尔的这个比喻。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一样，它不是在旭日东升的时候在蓝天里翱翔，而是在薄暮降临的时候才悄然起飞。

这里的“密涅瓦”即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栖落在她身边的猫头鹰则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黑格尔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中起飞来比喻哲学，意在说明哲学是一种“反思”活动，是一种沉思的理性。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反思”是“对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思想”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如果把“认识”和“思想”比喻为鸟儿在旭日东升或艳阳当空的蓝天中翱翔，“反思”当然就只能是在薄暮降临时悄然起飞了。

黑格尔把哲学比喻为在黄昏中起飞的猫头鹰，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这就是哲学的反思必须是深沉的、自甘寂寞的、不能搞“轰动效应”。黑格尔说：“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

的精神活动，以至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牺牲在里面。^①因此黑格尔提出：“精神上情绪上深刻的认真态度也是哲学的真正基础。哲学所要反对的，一方面是精神沉陷在日常急迫的兴趣中，一方面是意见的空疏浅薄。精神一旦为这些空疏浅薄的意见所占据，理性便不能追寻它自身的目的因而没有活动的余地。”

哲学的反思需要“精神上情绪上深刻的认真态度”，需要从“日常急迫的兴趣”中超脱出来，需要排除“空疏浅薄的意见”。这就是黑格尔把哲学比喻为“黄昏中起飞的猫头鹰”的深层含义。

其五“消化与生理学”。

列宁在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时，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其中就引证了黑格尔关于“消化与生理学”的比喻。列宁是这样写的：黑格尔“关于逻辑学说得很妙，这是一种‘偏见’，似乎它是‘教人思维’的（犹如生理学是‘教人消化’的？）”^②。

那么，黑格尔关于逻辑学的说法“妙”在哪里呢？人们常常以为逻辑学是“教人思维”的。这种想法或说法似乎并无毛病。然而，拿“消化”与“生理学”的关系来比喻“思维”与“逻辑学”的关系，人们就会发现把逻辑学看成是“教人思维”该有多么荒唐。

谁都知道，人用不着学习“生理学”、“消化学”就会咀嚼、吞咽、吸收、排泄；反之，如果有谁捧着“生理学”或“消化学”去“学习”吃饭，倒是滑天下之大稽。显然，“生理学”并不是“教人消化”的。同样，人的“思维”也不是“逻辑学”教出来的。

按照黑格尔的看法，逻辑学是使人“自觉到思维的本性”，也就是自觉到思维运动的逻辑。人是凭借思维的本性去思维，但人并不能自发地掌握思维运动的逻辑。这正如人是凭借消化的本性去消化，但人并不能自发地掌握消化运动的规律一样。

思维运动的逻辑，是人类认识一切事物和形成全部知识的基础。正因如此，黑格尔把他的哲学视为关于真理的逻辑，并把他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称为《逻辑学》。这种关于真理的逻辑，不是“教人思维”，而是展现人类思想发展的概念运动过程。人们通过研究思想运动的逻辑，才能自觉到概念运动的辩证本性，从而达到真理性的认识。

其六“同一格言”。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②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2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83页。

人们在生活中常常用格言来说明生活的意义。黑格尔认为，同一句格言，在一个饱经风霜、备受煎熬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和在一个天真可爱、未谙世事的孩子嘴里说出来，含义是根本不同的。黑格尔还具体地提到，“老人讲的那些宗教真理，虽然小孩子也会讲，可是对于老人来说，这些宗教真理包含着全部生活的意义。即使这小孩也懂宗教的内容，可是对他来说，在这个宗教真理之外，还存在着全部生活和整个世界”^①。

黑格尔关于“同一句格言”的说法会使我们想起辛弃疾的一首词。在《采桑子》这首词中辛弃疾写道：“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大概就是老人与孩子对“愁”的不同感受与表达吧。黑格尔的这个比喻告诉人们，哲学不仅仅是一种慎思明辨的理性，而且是一种体会真切的情感，不仅仅是一系列的概念的运动与发展，而且蕴含着极其深刻的生活体验。因此，真正地进入哲学思考，还必须要有中国传统哲学所提倡的体会、领悟、品味、咀嚼乃至顿悟。哲学不是现成的知识，不是僵死的概念，不是刻板的教条，学习哲学不能“短训”，不能“突击”更不能“速成”。哲学是一个熏陶的过程、体验的过程、陶冶的过程，它是人把自己培养成人而不是“某种人”的“终身大事”。

其七：“动物听音乐”。

哲学不是现成的知识。如果把哲学当作现成的知识去接受和套用，虽然可以使用某些哲学概念，但却始终不知道哲学为何物，因而也不可能真正地进入哲学思考。这就“像某些动物，它们听见了音乐中一切的音调，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谐和性，却没有透过它们的头脑”^②。

这个比喻也许过于刻薄了，但却尖锐而深刻地揭示了形成哲学智慧的艰难。黑格尔说，“常有人将哲学这一门学问看得太轻易，他们虽从未致力于哲学，然而他们可以高谈哲学，好像非常内行的样子。他们对于哲学的常识还无充分准备，然而他们可以毫不迟疑地，特别当他们为宗教的情绪所激动时，走出来讨论哲学，批评哲学。他们承认要知道别的科学，必须先加以专门的研究，而且必须先对该科有专门的知识，方有资格去下判断。人人承认要想制成一双鞋子，必须有鞋匠的技术，虽说每人都有他自己的脚做模型，而且也都有学习制鞋的天赋能力，然而他未经学习，就不敢妄事制作。唯有对于哲学，大家都觉得似乎没有研究、学习和费力从事的必要”^③。这样地“高谈哲学”，当然也就如同动物听音乐一样，可以听见“音乐中一切的音调”，但却听不到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谐和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23页。

②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页。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2页。

性”。

对待哲学的另一种态度，则是黑格尔所批评的“反对真理的谦逊”。黑格尔举例说，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真理是什么东西？”这意思就是说：“一切还不是那么一回事，没有什么东西是有意义的”。而这种把一切都视为虚幻的态度，所剩下的却只能是他自己的“主观的虚幻”^①。因此，黑格尔在他的著作中，经常呼唤人们对崇高的渴求。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批判地对待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但是，在进入哲学思考的时候，仔细地品味黑格尔的这些关于哲学的比喻，我们起码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初步的体会：

哲学如同普照大地的阳光，它照亮了人类的生活世界，使得人类生活显现出意义的“灵光”；

哲学作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不同时代的哲学以及同一时代的对生活意义具有不同理解的哲学，总是处于相互批判之中，哲学史便显得像一个“厮杀的战场”一样；

哲学思想之间的相互批判，并不是一无所获的徒然的否定，而是如同“花蕾、花朵和果实”的自我否定一样，在否定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因而哲学的历史是哲学发展的历史；

哲学是一种“反思”的智慧，它是“对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思想”，它需要深沉的思考和深切的体验，因此它如同“密涅瓦的猫头鹰”一样，总是在薄暮降临时才悄然起飞；

哲学智慧并不是“教人思维”而是使人自觉到“思维的本性”掌握思想运动的逻辑，从而获得真理性的认识；

真正掌握哲学智慧，不仅需要慎思明辨的理性，而且需要体会真切的情感，需要丰富深刻的阅历，这就像“同一句格言”，在老人和孩子那里的含义不同一样；

哲学不是现成的知识性的结论，如果只是记住某些哲学知识或使用某些哲学概念，那就会像“动物听音乐”一样，听到各种各样的“音调”却听不到真正的“音乐”。

真正的音乐会引起心灵的震荡，真正的哲学会引起思维的撞击。在哲学的海洋中扬帆远航，会激发我们的理论兴趣，拓宽我们的理论视野，撞击我们的理论思维，提升我们的理论境界。

黑格尔 参见《小逻辑》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第 65 页。

第二节 拓宽哲学视野

在哲学的海洋中扬帆远航，既不是自我封闭的苦思冥想，也不是固执己见的自我认同，而是需要以广阔的哲学视野为背景，以开放的哲学意识为基点，以变革的哲学理念为动力，在各种各样的哲学观、特别是当代的各异其是的哲学观的比较鉴别中，不断深化哲学的自我理解。

从总体上看，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本世纪 50 年代以来以当代世界哲学为背景，大致可以概括出八种最主要的哲学观，即普遍规律说、认识论说、语言分析说、存在意义说、精神境界说、文化批判说、文化样式说、实践论说。在学习和探讨哲学的各种主要问题之前，首先简要地了解和分析这些最主要的哲学观，有助于我们在当代的哲学背景和广阔的哲学视野中去理解哲学。

一、“普遍规律说”

作为一种通行的哲学观，“普遍规律说”认为，各门科学只是研究世界的各种“特殊领域”并提供关于这些领域的“特殊规律”，而哲学则以“整个世界”为对象，并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运动与发展的“普遍规律”。

这种“普遍规律说”的哲学观，具有深远的哲学史背景。在哲学的发展史上，从古希腊哲学“寻取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到德国古典哲学寻求“全部知识的基础”和提供“一切科学的逻辑”就其深层实质而言，都是把哲学定位为对“普遍规律”的寻求。

这种“普遍规律说”的哲学观，具有深刻的人类思维的根基。人类思维面对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世界，总是力图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把握其内在的统一性，并以这种“统一性”去解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以及关于这些现象的全部知识。思维的这种追求以理论的形态表现出来，就构成了古往今来的追寻“普遍规律”的“哲学”。

这种“普遍规律说”的哲学观，更具有深切的人类实践的根基。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以人类关于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为前提，并以人类自己的目的性要求为动力去改造世界，把世界变成对人来说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世界。没有关于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人类就无法成功地改造世界以造福人类自身。因此，人类在自己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中，总是不满足于对世界的不同领域、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的认识，而总是渴求获得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认识。寻求“普遍规律”的渴望，激发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哲学思考。

然而，在对哲学的这种通常理解中，却常常存在两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其一，在把哲学解释为关于“普遍规律”的学说时，常常是离开哲学的基本问

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去看待哲学对“普遍规律”的寻求，其结果往往把哲学理论混同为其他的实证知识。这就启发我们，在对哲学的现代理解中，需要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出发，重新理解这种“普遍规律说”的哲学观。其二，这种通行的“普遍规律说”只是从“哲学”与“科学”的二元关系（二者关系）中去理解哲学，而没有从“哲学”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包括科学在内的宗教、艺术、伦理等等）的多元关系中去理解哲学，因而无法解释和说明哲学的多重性质和多重功能。这又启发我们，在对哲学的现代理解中，需要从人类把握世界的多种基本方式的相互关系中，重新理解哲学。

二、“认识论说”

作为一种哲学观的“认识论说”，是在反思“普遍规律说”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哲学观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整个世界”，而是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关于“普遍规律”的认识，不是通过研究“整个世界”而获得，而是以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统一的方式来实现。

这种“认识论说”的哲学观，也具有深厚的哲学史背景。人们通常把西方哲学的发展史概括为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和现代的语言哲学，并把近代哲学的变革称作“认识论转向”。对此，有的西方学者作出这样的解释：“首先，哲学家们思考这个世界，接着他们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这似乎就是哲学从形而上学，经过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的自然进程。”^①这种解释告诉人们：在哲学还没有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提出问题的時候，只能是直接地“思考这个世界”，并试图直接地揭示世界的“普遍规律”；当着哲学开始“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的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认识论转向”；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提出问题，去寻求思维和存在所服从的同一规律，并把这个“同一规律”作为真正的“普遍规律”。

关于这种“认识论转向”，人们还经常以一句话来作出解释，即“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这就是说，哲学关于“普遍规律”的认识，必须以对人类认识的反省为前提；哲学不能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不能回答世界的“普遍规律”问题。这是近代以来的哲学达到的基本认识。

关于近代哲学已经达到的这种基本认识，恩格斯作出了深刻的阐述，并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②。后来，列宁在他的哲学名著《哲学笔记》中，又明确地提出“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斯鲁格：《弗雷格》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19 页。

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①。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前苏联的凯德洛夫、柯普宁和伊里因科夫等哲学家,以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和列宁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一致的观点为出发点,以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为背景,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认识论说”的哲学观,并以这种哲学观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自 80 年代以来,“认识论说”的哲学观在我国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学者试图以列宁《哲学笔记》中关于辩证法就是认识论,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一致,哲学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哲学与哲学史的统一,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基本知识领域等重要论述,去反思“普遍规律说”的哲学观。从总体上说,人们已经认识到,需要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中去理解哲学关于“普遍规律”的认识。

三、“语言分析说”

作为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合乎逻辑的后果,哲学从“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而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这就是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在这种“语言转向”中出现了“语言分析说”的哲学观。这主要是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的观点。

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是要求哲学家在建立关于“世界”的理论之前必须先有关于反省人类“认识”的理论;“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则要求哲学家在建立关于人类“认识”及其所表达的“世界”的理论之前必须先有关于“语言”的理论;“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

这种“语言转向”的根据在于,人类必须用语言去理解和表达自己的“认识”及其所表达的“世界”并用语言去表达自己对“世界”和自己的“认识”的理解。就此而言,“语言转向”是以倒退的形式而推进了哲学的自我认识。具体地说,古代哲学离开对人类“认识”的反省,直接地断言“世界”的存在因而是一种非反省的朴素的哲学意识;近代哲学从古代哲学对“世界”的直接断言而“倒退”回对人类“认识”的反省,但它却自觉地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而近代哲学是一种自觉反思的哲学意识;现代哲学从近代哲学对“认识”的反省又“倒退”到考察思维与存在的中介——“语言”,但它却以“语言”为中介而展现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更为深层的矛盾关系,因而现代哲学是一种现实化的自觉反思的哲学意识。在这种以“倒退”的形式而推进哲学自我意识的意义上,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既是合乎逻辑的,又是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

在语言分析哲学家看来,传统哲学家们的根本弊病,在于他们企图“穿过语